阵列式表面电弧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控制 三角翼流动分离的实验^{*}

杨鹤森,梁 华,赵光银,谢理科,唐冰亮,贺启坤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 等离子体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为探索多路阵列式微秒脉冲表面电弧放电 (μs-SAD, Microsecond pulse surface arc discharge) 对尖前缘小后掠三角翼流动分离的控制效果和作用机理,首先通过放电测试和纹影测试对多路 阵列式μs-SAD的激励特性进行研究,揭示其对流场的作用原理,进一步将多路阵列式μs-SAD用于三 角翼流动控制,开展了小后掠三角翼流动分离控制低速风洞实验,研究了来流速度、激励电压和激励频 率等参数对控制效果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多路阵列式μs-SAD能够快速放热,单路瞬间放电能量可 达68mJ,在流场局部可诱导产生冲击波;机翼前缘多路阵列式μs-SAD能有效改善三角翼大迎角气动特 性,当来流速度为30m/s时,使最大升力系数提高27.2%,失速迎角推迟4°;来流速度增大到40m/s时, 流动控制效果减弱,使最大升力系数提高15.5%;存在最佳激励频率使无量纲频率F⁺=1时,控制效果最 好;激励电压存在阈值,其随来流速度的增加而增大,当激励电压超过阈值电压继续增大时,流动控制 效果不再增强。

关键词:流动分离;阵列式;表面脉冲电弧;三角翼;等离子体气动激励 中图分类号: V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055 (2020) 04-0802-10 DOI: 10.13675/j.cnki. tjjs. 190281

Experiment on Flow Separation Control of Delta Wing by Array Surface Arc Plasma Pneumatic Actuation

YANG He-sen, LIANG Hua, ZHAO Guang-yin, XIE Li-ke, TANG Bing-liang, HE Qi-k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Plasma Dynamics Laboratory,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control effect and action principle of multichannel array microsecond pulse surface arc discharge (μ s-SAD) on the flow separation of the small swept-back delta wing with sharp leading edge, the discharge test and the schlieren experiment of multichannel array μ s-SAD in still air were investigated firstly to study its a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al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to the flow field. Furthermore, multichannel array μ s-SAD was used to the delta wing flow control, the low speed wind tunnel experiment on flow separation control of small swept-back delta wing were carried out and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n it from parameters such as flow velocity, actuation voltage and actuation frequency was m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 收稿日期: 2019-05-05; 修订日期: 2019-06-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802341)。

作者简介:杨鹤森,硕士生,研究领域为等离子体流动控制与推进技术。E-mail: yanghesen96@126.com

通讯作者:梁 华,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空天等离子体动力学。E-mail: lianghua82702@126.com

引用格式:杨鹤森,梁 华,赵光银,等.阵列式表面电弧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控制三角翼流动分离的实验[J].推进技术,2020,41(4):802-811. (YANG He-sen, LIANG Hua, ZHAO Guang-yin, et al. Experiment on Flow Separation Control of Delta Wing by Array Surface Arc Plasma Pneumatic Actuation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20,41(4):802-811.)

multichannel array μ s-SAD can produce rapid exothermic, single channel instantaneous discharge energy can reach 68mJ and the shock wave is induced locally in the flow field. The wing front multichannel array μ s-SA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lta wing. At a flow velocity of 30m/s, the maximum lift coefficient increased by 27.2%, the stall angle of attack delays 4°.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oming flow velocity, the flow control effect decreases and the maximum lift coefficient increased by 15.5%. An optimum of the control effect shows that the best actuation frequency makes the dimensionless frequency $F^+=1$. Moreover, the actuation voltage has a threshold value 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coming flow velocity, and when the actuation voltage exceeds the threshold voltage, the flow control effect does not improve with the increase of voltage.

Key words: Flow separation; Array; Surface pulse arc discharge; Delta wings; Plasma pneumatic actuation

1 引 言

三角翼超声速性能较为突出,成为当今高速飞 行器的首选,但低速性能差,严重阻碍了其进一步发 展与应用,因此创新技术手段来改善三角翼的低速 气动特性尤为重要。等离子体流动控制技术因其无 活动部件、结构简单、响应迅速、频带宽等优点成为 流动控制领域一种全新高效且潜力巨大的控制 手段^[1]。

表面介质阻挡放电(SDBD)作为等离子体流动控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方式,在流动分离控制、激波控制、压气机扩稳等领域^[2-9]已取得了很多成果。研究表明,采用SDBD能有效抑制三角翼流动分离,增加升力,推迟失速^[6-7,10-12],现多用于低速流动控制。但是由于SDBD中介质击穿电压的限制,其激励强度难以提升,当来流速度大于30m/s时,控制效果减弱^[6]。所以提高激励强度,增加等离子体激励抑制三角翼流动分离的来流速度范围,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表面电弧放电(SAD)是一种区别于 SDBD 的等 离子体激励方式,它激励强度大,控制效果强,激励 电极埋于机翼内部或敷设于翼面,未放电时对气动 性能影响小,主要应用于超声速流动控制且具有有 效解决 SDBD 所产生的问题的潜力。目前,SAD 成为 超声速激波/附面层干扰(SWBLI)等离子体流动控制 的研究热点,而 SAD 控制 SWBLI的研究多采用单点 激励、大能量供给的方式^[13],单点激励作用范围小, 虽取得了一定的流动控制效果,但大多数效果短暂, 极大限制了 SAD 流动控制能力的发展。Leonov等^[14] 采用准直流 SAD 在实验中成功地控制了进气道入口 斜激波,但是控制效果多依赖于大能量的供给。甘 甜^[15]发现单点脉冲 SAD 激励扰动水平低,只能形成 一个放电通道,满足不了大激励强度、大控制面积的 要求;唐孟潇^[16]提出了高频阵列式布局 SAD 控制 SWBLI的新思路,采用5路SAD,扩大了激励影响范 围,实验结果表明,阵列式布局对于干扰区流场结构 的扰动效果尤为显著,分离激波出现较单点激励更 为明显的分叉现象,三叉点位置相比单点激励的最 好效果时上升了60%。综合来看阵列式激励相比于 单点激励虽消耗功率大,结构更为复杂,但作用范围 广,控制效果稳定,可控性好,具有解决传统单点激 励影响范围和控制效果有限的巨大潜能,性价比整 体占优,且在超声速流动控制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故 应用前景广阔^[15-16]。相对于局部位置的SWBLI控制 而言(SWBLI区域长约30mm)^[16],机翼流场的尺寸更 大(国内外研究的三角翼展长均达数百毫米)[7-9],由 于单点或少数几路 SAD 激励作用范围小(单路放电 影响面积约为10mm²)^[16],难以对机翼流场产生可观 的控制效果,目前国内外还尚未发现阵列式SAD激 励用于低速机翼流动控制的研究,若将其推广到低 速流动控制领域并将激励影响范围扩大到机翼流场 尺度,验证其控制效果,利用其控制范围广等优点挖 掘解决全翼展流动分离问题的潜力,进而改善整机 的气动性能,这将在拓展SAD流动控制的作用路径、 解决 SDBD 在机翼流动控制中存在的激励强度难以 提升等关键问题中取得重大突破。

微秒脉冲等离子体激励的有效作用来流速度比 毫秒脉冲激励大,电磁干扰强度比纳秒脉冲激励小 且等离子体气动激励作用于三角翼低速流动控制的 研究多为大后掠机翼,对于小后掠三角翼的研究 较少^[10-11]。

因此,本文设计阵列式微秒脉冲表面电弧激励, 通过优化激励电路把放电通道扩展至12路,并创新 性地将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拓展到低速机翼流动 分离控制,进行了多路阵列式表面电弧气动激励控 制 30°后掠三角翼的低速流动分离的实验,来探索多 路阵列式微秒脉冲表面电弧放电(μs-SAD, Microsecond pulse surface arc discharge)的低速流动分离控制 效果和基本原理。首先进行放电测试和纹影实验, 探索阵列式表面电弧放电对流场带来的影响,为流 动分离控制基本原理分析打下基础;进而通过风洞 实验测试阵列式表面电弧等离子体气动激励的流动 控制效果并研究不同风速条件下激励电压、激励频 率对多路阵列式μs-SAD改善三角翼升力特性效果 的影响,总结出控制规律,为提高等离子体流动控制 技术的作用能力和作用范围提供技术储备。

2 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由等离子体激励系统、纹影测试系统、 低速单回流闭口风洞和实验模型组成。

纹影测试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等离子体气动激励对静止空气的影响,定性地认识等离子体激励的作用原理。整个系统由以下部件组成:光源(氙灯)、一对凸透镜、一对平面镜、一对球面反射镜、一个刀口和 Phantom V2512 高速相机。实验时高速相机采用的帧频为 20kfps,分辨率为 256×520Pixels。系统布局见图 1。



Fig. 1 Schlieren testing system

风洞测力实验在等离子体动力学重点实验室的 LSWT-1型单向低速回流式闭口风洞中进行,实验段 长3m,宽1.2m,高1m,实验段来流风速范围为5m/s~ 75m/s可调,紊流度小于0.2%。

实验三角翼模型为有机玻璃制的翼身组合体, 后掠角为30°,实验模型及尺寸如图2(a)所示,机翼 平均气动弦长*l*=0.1875m,机翼面积*S*=0.0693m²。实 验中模型在风洞中的安装如图2(b)所示。

测力天平为六分量应变天平,模型中筒内凹槽 与测力天平头部配合连接,通过应变片的相互作用 和信号放大,测量模型迎角变化后的纵向气动力,进 而可计算出相应的气动力系数。实验前天平的静态 标定结果如表1所示。完成标定后对天平测力进行3 次重复实验,得到的各气动力系数曲线均较为光滑, 没有明显的跳点,说明测力天平及其数据采集系统 精度较高。

Table 1 Static calibration results of balan

Component of balance	X axis	Y axis
Design load/kg	10	45
Accuracy/%	0.158	0.096
Precision/%	0.025	0.003

等离子体激励系统由激励器、激励电路、电源组 成。激励器由高低压电极、绝缘介质层构成。为保 护机翼模型,首先在机翼前缘表面敷设 Kapton 胶带 作为绝缘介质层,然后在三角翼两侧前缘各布置了6 路阵列式表面电弧激励器,当激励强度足够时,能同 时产生12路SAD激励。激励器位置示意和各路电极 分布如图 2(c)所示, Kapton 厚度为 0.195mm, 高低压 电极直接贴敷于绝缘介质层上,材料为铜箔,厚 0.018mm,宽5mm;各路高低压电极间隙为2mm,电极 形状为"矩形相对"。为提高能量利用率,考虑到容 性放电的击穿特性与阻抗特性,根据Zhang等^[17-18]提 出的阻抗自主调控方法和单电源多路放电突破技 术,特设计该优化激励电路,通过提高单电源放电数 目来实现驱动激励器阵列,激励电路如图3所示,其 中多路模块由1MΩ R140高压电阻和100PF超高压 陶瓷电容并联而成,每个多路模块一端和某一路电 极直接相连,一端接地,各个模块之间和放电间隙之 间在电路中均为并联关系,详细优化过程和电路原 理见文献[19];电参数测量设备包含有 DPO4104示 波器、P6015A高压探针和P6022交流电流探针,用来 测量和分析多路阵列式表面电弧放电等离子体激励 器的激励电压、放电电流等参数。电源采用 KGD-NSPS3U30F2型单路输出微秒脉冲电源,电压0~20kV 连续可调,频率0~2kHz连续可调。

3 结果与讨论

3.1 纹影特性测试

本文首先在室温25℃,气压0.95MPa静止空气中 进行纹影测试实验,旨在通过观察激励器表面空气 密度变化,定性分析阵列式微秒脉冲表面电弧激励 的作用原理,为控制流动分离实验可能出现的结果 及其基本原理分析提供理论支撑。为更高效清晰地 完成实验,在有机玻璃平板表面布置了6路阵列式



(a) Top view of model (The red part is the actuation location)



(b) Model installation in the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channel array discharge circuit

μs-SAD激励,该激励器电极材料、电极间距、电极形 状等各项参数与风洞实验中三角翼前缘布置的激励 器完全一致。图4是垂直电极方向拍摄时,μs-SAD 单个脉冲放电特性图像,放电电压峰-峰值 U_{p-p}= 8.08kV,电流峰-峰值 I_{p-p}=124A,经计算单路瞬间放电 能量可达68mJ。在激励频率为80Hz,激励电压峰-峰值为8kV的条件下垂直电极方向拍摄得到图5(a), (b),(c),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冲击波,该冲击波呈半圆 柱形,6个放电间隙重合在圆心处。将激励器所贴敷 的平板顺时针旋转90°,在激励频率160Hz,激励电压 为8kV条件下沿电极方向拍摄,可清楚地观察到6个 大小相似的半圆形冲击波,6个放电间隙分别在6个 圆心处,如图5(d)所示。多路阵列式μs-SAD与文献 [6]中微秒脉冲SDBD产生的冲击波形状类似,激励 电压峰-峰值相同时其放电电流和瞬时放电功率与 微秒脉冲SDBD放电相比均有明显增强,说明同等条 件下阵列式μs-SAD的总能量特性优于微秒脉冲 SDBD。通过对比图5(a)和图5(c)两次拍摄之间的 时空关系,算得冲击波的传播速度约为346.1m/s。

通过分析纹影测试的结果,结合冲击波产生的 条件^[20],可将多路阵列式气动激励对流场的作用原 理分析如下:当电极间电压达到气体的击穿电压(通 常为几千伏),将使气体迅速击穿并建立电弧,一方 面多路阵列式μs-SAD激励产生的脉冲电弧加热局 部空气将电能转换为热能^[6,21],瞬间释放,气体受热 膨胀,造成局部温度突升,产生冲击波,速度较快,拥 有较大瞬时推力,主要对流场产生冲击效应;另一方 面经过电弧加热的空气携带大量热量,持续时间较 长,随着时间的演化向四周扩散,扰动面积大,产生 局部高温区,主要对流场施加热效应。

以往微秒脉冲 SDBD 激励纹影实验和作用原理 研究^[6,11]表明,微秒脉冲 SDBD 激励可瞬间释热加热 空气产生压缩波并且能加速气流,诱导气动涡,将能 量注入附面层,通过增加附面层能量以及促进附面 层与主流的掺混提高附面层抵抗逆压梯度的能力, 从而提高最大升力系数,推迟失速。虽然本文设计 的多路阵列式μs-SAD 纹影测试得到了与 SDBD类似 的结果,但该激励方式控制机翼流动分离的效果如 何还需通过风洞实验进一步验证。



Fig. 4 Electrical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diagram



(a) *t*



(c) $t + 78.24 \mu s$



(b) *t*+38.88µs



μs (d) Result of film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deFig. 5 Multichannel μs-SAD schlieren diagram

3.2 风洞测力实验

为探索多路阵列式 μs-SAD 的流动分离控制效 果,进行了激励前后小后掠三角翼风洞测力实验,分 别研究了风速为 u_s=30m/s 和 u_s=40m/s条件下,激励 频率和激励电压对三角翼气动特性的改善效果和影 响规律。气动特性的改善程度由气动力系数衡量, 气动力系数是天平测得的气动力除以机翼面积所得 的无量纲值。

3.2.1 激励频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非定常等离子体激励能提高流动控 制能力,较定常激励而言,非定常等离子体激励不仅 能减少能耗,而且可以通过与流场不稳定性因素、脱 落涡频率耦合,极大地提高流动控制的效果与效 率^[6,22]。当无量纲激励频率 F⁺=f×l/u_s=1 时,非定常等</sup>离子体激励改善三角翼气动特性效果最好,对于非 定常激励进行三角翼流动控制的研究普遍认为,最 佳的激励频率与剪切层的不稳定有关,当F*=1时,非 定常激励对应的激励频率与流场固有的特征频率相 耦合,产生类似"共振"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激发剪切 层的不稳定性[23],对流场产生最大的影响,从而产生 最强的流动控制效果,此时能够完全抑制流动分离 的阈值电压最小,控制效果最佳,这与其他前缘流动 控制方式^[24-25]取得的结果一致。经计算得 30m/s风 速条件下最佳激励频率为160Hz。实验设置无量纲 频率分别为0.3,0.5,0.8,1,2,对应激励频率分别为 40Hz, 80Hz, 120Hz, 160Hz, 320Hz, 研究不同激励频 率对流动分离控制效果的影响。图7是在来流速度 30m/s,激励电压 U_{p-p}=8kV条件下,不同激励频率对应 的升力系数随迎角α的变化曲线,对应的基于根弦的 雷诺数 Re=3.9×10⁵,此时12路激励均成功持续放电, 放电图像如图6所示。



Fig. 6 Successful discharge scene of 12 channels

由图 7 可见,多路阵列式 μs-SAD 在不同频率下 对实验模型均有增升作用,但提升程度不同。当 u_s= 30m/s时,多路阵列式 μs-SAD 可使失速迎角增大,最 大升力系数增加,特别是对于大迎角下的机翼升力 系数提升作用明显。

在激励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激励频率改变,升力 系数随之变化较大。迎角α<8°时,由于机翼未出现 流动分离,故施加激励前后的升力系数几乎没有变 化,升力系数随迎角增大的关系几乎呈线性关系;当 8°≤α≤12°时,升力系数随迎角增加的斜率逐渐减小, 说明机翼吸力面已经出现了局部分离,且随迎角的 增大,分离区域逐渐扩大分离越严重。

施加多路阵列式μs-SAD激励后,由图7可见,同 迎角下,升力系数较未施加激励时增加明显,这说明 激励产生的脉冲电弧加热空气在机翼前缘局部流场 中产生温升和压力升,将能量集中在瞬间释放,提高 激励强度,在流场中产生冲击波扰动,进而给附面层 充能,提高诱导旋涡、促进附面层与主流掺混的能 力,从而提高升力系数^[20];迎角超过失速迎角12°后, 多路阵列式μs-SAD继续给附面层充能,此时阵列式 μs-SAD可改善三角翼上翼面旋涡结构,诱导分离剪 切层周期性产生附体的分离涡,从而维持了上翼面 大迎角时的涡升力,达到了大幅改善升力特性,甚至 推迟失速的效果^[26];当迎角超过16°后,升力系数大 幅下降,但相同迎角下施加多路阵列式 us-SAD 激励 后的升力系数仍优于基准状态,这说明此时的流动 分离更加恶劣,多路阵列式 µs-SAD 激励强度已不能 够有效地控制吸力面附面层大面积分离,从而升力 系数曲线骤降;迎角继续增大,升力系数依然保持大 于基准状态的水平但已趋于平缓[27]。

继续分析发现三角翼大迎角状态下的气动特性 改善明显,当激励频率为160Hz时,流动控制效果最 佳,最大升力系数 $C_{\rm L}$ 由 12°的 0.58236提高到 16°的 0.74102,提高 27.2%,失速迎角推迟 4°,此时 $F^*=1$ 。 文献[26]中 SDBD 对相同三角翼产生的最佳控制效 果为将最大升力系数提高 18.6%($u_{\rm x}$ =30m/s, $U_{\rm p-p}$ = 11.5kV),可见与 SDBD 相比,阵列式 μ s-SAD 将表征 最佳控制效果的最大升力系数提高比率提升了 46.2%,况且此时阵列式 μ s-SAD 激励的控制范围还 尚未扩展到三角翼的全部前缘,说明阵列式 μ s-SAD 激励控制流动分离的潜力巨大。其中迎角 α =16°条 件下不同激励频率对升力系数的影响见表 2。

Table 2Variations of lift coefficients at different actuationfrequencies (α =16°)

	1	
Condition	$C_{ m L}$	Increased by/%
Plasma off	0.58096	/
<i>f</i> =40Hz	0.5897	1.50
<i>f</i> =80Hz	0.65225	12.27
<i>f</i> =120Hz	0.67869	16.80
<i>f</i> =160Hz	0.74102	27.60
<i>f</i> =320Hz	0.62088	6.90

如图 8,随着激励频率的增加,最大升力系数随 之增加,但达到使 F*=1后,随激励频率增加,最大升 力系数降低。结合图 7发现,所有激励频率下的最大 升力系数较基准状态均有提高,40Hz时,最大升力系数虽然提高,但未推迟失速迎角;80Hz,120Hz时将失速迎角推迟了4°,且分别将最大升力系数提高到0.65225,0.67869;160Hz时提高最多,达到了0.73102,并同样将失速迎角推迟了4°。

分析不同频率条件下的流动分离控制效果,可 得在其他实验条件相同时,存在与流场和风洞环境 不稳定性因素耦合或多路阵列式μs-SAD激励诱导 产生的涡脱落频率相耦合的最佳激励频率,使控制 效果最佳^[6]。



Fig. 7 Lift coefficient curve ($u_{\infty}=30$ m/s, $U_{p-p}=8$ kV)



Fig. 8 Maximum lift coefficient at different dimensionless frequencies

3.2.2 来流速度的影响

实验进一步在 u_{s} =40m/s条件下进行,根据无量 纲频率公式计算结果,将实验激励频率设置为53Hz, 106Hz,160Hz,213Hz,对应 F^{+} 分别为0.3,0.5,0.8,1。 激励峰值电压保持 U_{p-p} =8kV不变,对应的基于根弦的 雷诺数Re=4.6×10⁵,得到激励前后升力系数随迎角变 化的曲线,如图9所示。

由图 9 可见, f=213Hz 时流动控制效果最好,此时 F*=1,最大升力系数由 14°的 1.00357 提高到 18°的 1.15942,提高 15.5%。相比 u_x=30m/s 时,升力提高有 所下降,流动控制效果有所减弱。然而文献[28]中 40m/s来流下 SDBD 对三角翼产生的最佳控制效果为



Fig. 9 Lift coefficient curve (u_{∞} =40m/s, U_{p-p} =8kV)

将最大升力系数提高11%,可见更高的来流速度下阵 列式μs-SAD的控制效果依然优于SDBD,可将最大 升力系数提高比率提升40.9%。

3.2.3 激励电压的影响

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来流速度,要达到完全抑 制流动分离,甚至推迟翼型/机翼失速迎角的流动控 制效果,施加的非定常等离子体激励的电压存在一 个最小的阈值,当激励电压等于或大于这个阈值时, 流动分离可以被完全地抑制;当激励电压达到阈值 后继续增大时,流动控制效果几乎不变^[29]。所以找 到不同来流速度下相应非定常等离子体激励电压的 "瓶颈值"很有必要。不同的激励电压会影响到等离 子体自身参数,其中等离子体脉冲放电能量与激励 电压——对应^[28],二者均可表征流动控制效果的影 响因素,并可以通过其对应关系反映放电的稳定性 和等离子体自身的能量特性。

本文首先在u_x=30m/s条件下,激励频率保持最 佳激励频率f=160Hz不变,分别在激励电压峰-峰值 为5kV,6kV,7kV,8kV,9kV,10kV(分别对应脉冲放 电能量为7mJ,11mJ,17mJ,23mJ,31mJ,40mJ)条件下 开展了风洞测力实验,探究不同激励电压对多路阵 列式 μs-SAD 流动分离控制效果的影响。图 10 为在 来流风速 30m/s,激励频率 f=160Hz条件下,不同激励 电压对应的升力系数随迎角α的变化曲线,对应的基 于根弦的雷诺数 $Re=3.8\times10^5$ 。 $U_{n=n}=5kV$ 时仅有6路持 续放电(机翼左右各3路), U_{PP}=6kV时有10路持续放 电(机翼左右各5路), U_{p-p}=7kV, 8kV, 9kV, 10kV条件 下12路均成功放电。可以看出保持激励频率不变, 激励电压对升力系数影响很大,不同激励电压条件 下,多路阵列式 us-SAD 激励对实验模型均有不同程 度增升作用,但流动控制的效果有差别。U_n=5kV时 虽只有6路持续放电,但当迎角到达8°后,6路阵列式 μs-SAD 能小幅提高该实验模型的升力系数并将其 失速迎角由12°推迟到14°; Upp=6kV时,到达该模型 失速迎角后,相比6路激励,10路阵列式μs-SAD能 更大幅度提高模型在各迎角状态下的升力系数,将 失速迎角从基准状态的12°推迟到16°;继续增大电 压到 U_{nn}=7kV,12 路 μs-SAD 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模 型的升力特性,同样将失速迎角推迟了4°,可见施加 的激励电压越大,多路阵列式 µs-SAD 的增升作用越 显著;当激励电压达到Upp=8kV时,机翼出现流动分 离后的各迎角状态下的升力系数较U_{pp}=7kV时继续 增大,其中最大升力系数达到了0.74102,较基准状态 下的最大升力系数提高了27.6%,这表明在Unn=8kV 激励下12路μs-SAD改善升力特性更为出色,但其没 有将失速迎角推迟到更大的角度,在α=16°时升力系 数出现了下降;继续加大激励电压到 U_{n-n} =9kV, 10kV,观察图 10 可以发现 U_{p-p}=9kV, 10kV 激励下的 升力系数曲线与Upp=8kV激励下的升力曲线相差很 小,在Upp=8kV的基础上继续增大电压没有取得更好 的流动控制效果,这说明此时激励电压已大于阈值, 再增大激励电压时,对流动控制效果的影响不大。 其中迎角 $\alpha = 16^{\circ}(u_{x} = 30 \text{ m/s}, f = 160 \text{ Hz})$ 条件下不同激励 电压对升力系数的影响见表3。

Table 3 Variations of lift coefficients at different actuation voltages ($\alpha = 16^\circ$)

	8	
Condition	$C_{ m L}$	Increased by/%
Plasma off	0.58096	/
$U_{\rm p-p}=5{\rm kV}$	0.60213	3.64
$U_{\rm p-p}$ =6kV	0.65106	12.07
$U_{\rm p-p}$ =7kV	0.68726	18.30
$U_{\rm p-p}=8{\rm kV}$	0.74102	27.60
$U_{\rm p-p}=9{\rm kV}$	0.73365	26.28
$U_{\rm p-p}$ =10kV	0.73236	26.06



Fig. 10 Lift curve at different actuation voltages (u_{∞} =30m/s, f=160 Hz)

继续在 u_x=40m/s下进行实验,保持其它实验设置条件不变,在f=160Hz条件下改变激励电压,得到

不同激励电压对应的升力系数随迎角α的变化曲线, 如图11所示。基准状态下,在α=14°时升力系数出现 下降,说明随着来流速度的增大,该实验模型未施加 激励时的失速迎角由 30m/s 时的 12° 增大到 14°, 即来 流速度越大,流动越不容易分离。由图11可得,α≥8° 时,不同激励电压下的升力系数均得到提升且Unn= 5kV~9kV范围内激励电压越大,升力系数提升量越 大,流动控制效果越好。其中5kV条件下激励可将实 验机翼失速迎角推迟到16°, Unn=7kV, 8kV, 9kV条件 下激励均可将失速迎角推迟至18°;在Un-==9kV基础 上继续增大电压至U_{p-p}=10kV,发现得到的升力系数 随迎角变化的曲线和Unn=9kV激励条件下的曲线基 本一致,说明Unn=9kV时激励电压已达到阈值,故继 续增大激励电压对流动控制效果几乎没有提升。其 中较基准状态不同激励电压对最大升力系数的影响 见表4。

Table 4Increase percentage of maximum lift coefficient at
different actuation voltages (u_{∞} =30m/s, f=160Hz)

$U_{ m p-p}$	Increased by%
$5 \mathrm{kV}(\alpha = 16^{\circ})$	2.1
$6 kV(\alpha = 18^{\circ})$	6.5
$7 \mathrm{kV}(\alpha = 18^{\circ})$	7.1
$8kV(\alpha=18^{\circ})$	10.9
$9kV(\alpha=18^{\circ})$	12.5
$10 \mathrm{kV}(\alpha = 18^{\circ})$	11.9



在 u_x =30m/s条件下的流动控制实验中,当激励 电压达到 U_{p-p} =8kV时,流动控制效果达到最佳且已经 达到阈值电压, u_x =40m/s条件下在 U_{p-p} =9kV时激励电 压已达到阈值且改善升力特性最好,这说明随着来 流速度的增大,多路阵列式 μ s-SAD等离子体气动激励与之对应的阈值电压也随之增大。

基于放电测试、纹影测试以及测力实验现有的

现象和结果,对多路阵列式 µs-SAD 的流动控制的物 理机制分析与讨论如下:当机翼前缘高低压电极间 电压达到空气的击穿电压时,空气就会被击穿并在 电极间建立电弧。电弧加热局部空气将电能转换为 热能^[30],从而产生热的控制气体团(CGB:Control Gas Bulb)^[31],多路阵列式 µs-SAD 形成 CGB 过程如图 12 所示。CGB随主流向下游传播对流场结构产生扰 动,每一次放电对应一个扰动,CGB造成的扰动使前 缘剪切层失稳,诱导产生了复杂的涡系结构,促进了 剪切层两侧的流体,也就是主流区与回流区能量和 动量的交换与掺混;在两次激励中间,剪切层可能又 会发展为分离流,加入下一次的扰动,维持这种剪切 层的不稳定性,这样在微秒脉冲激励下周期性地剪 切层运动便可以维持机翼上翼面大迎角下的涡升 力。然而考虑到 SAD 的多路阵列式布局,这种扰动 具有明显的三维特性,下一步将采用粒子图像测速 (PIV)、高精度的数值模拟等方式,对激励前后的流 场结构进行分辨,进一步验证多路阵列式SAD的流 动控制机理。



Fig. 12 Process diagram of array µs-SAD generating CGB

4 结 论

本文通过多路阵列式 μs-SAD 的放电测试、纹影 测试实验及其控制小后掠角三角翼流动分离实验得 到以下结论:

(1)探究发现,多路阵列式μs-SAD激励具有和 微秒脉冲SDBD激励相似的快速放热作用于周围流 场的原理,激励产生的脉冲高频率电弧在快速温升 中诱导产生冲击波。

(2)在来流速度 30m/s 下验证了多路阵列式 μs-SAD激励控制流动分离的能力,不管是6路放电,还 是12路放电,最大升力系数均能得到提升,激励强度 足够时失速迎角亦会增大,当来流速度增大到40m/s 时,多路阵列式μs-SAD依然有能力控制流动分离, 但同等激励条件下,流动控制效果较30m/s时有所 减弱。

(3)存在对应 F*=1 的最佳激励频率,最大升力系

数随着激励频率的增大而提高,但在到达最佳激励 频率使 F*=1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激励频率,最大升力 系数反而降低,控制效果相对减弱。30m/s来流风速 下,160Hz为最佳激励频率,最大升力系数提高 27.2%,失速迎角推迟4°。

(4)存在阈值电压,当激励电压达到或超过阈值 时,流动控制效果达到最佳。激励电压在阈值的基 础上继续增大,流动控制效果变化不大。30m/s来流 风速下阈值电压约为8kV,随着来流风速增大到40m/s, 阈值电压增大到9kV。

下一阶段将研究多路阵列式 µs-SAD 流动控制 中不同激励强度、激励位置的影响,并采用 PIV 详细 研究多路阵列式 µs-SAD 引起的局部流场的速度分 布,以揭示多路阵列式 µs-SAD 进行三角翼前缘涡控 制的机理。

致 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感谢空军工程 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等离子体动力学重点实验室魏彪博 士、化为卓博士、苏志博士、唐孟潇博士以及张圣武硕士 在论文构思、撰写与修改中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Roth J R, Sherman D M, Wilkinson S P. Boundary Layer Flow Control with a One Atmosphere Uniform Glow Discharge Surface Plasma[R]. AIAA 98-0328.
- [2] 高国强,颜 馨,彭开晟,等.等离子体流动技术在 列车减阻应用上的初步研究[J].电工技术学报, 2019,34(4):855-862.
- [3] 张 鑫,黄 勇,阳鹏宇,等.等离子体激励器诱导射流的湍流特性研究[J].力学学报,2018,50(4): 74-84.
- [4] 程 林,孙 姝,谭慧俊,等.直缝式等离子体合成 射流激励器特性的实验研究[J].推进技术,2017,38
 (9):1937-1942. (CHENG Lin, SUN Shu, TAN Huijun,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sma Synthetic Actuator with Normal Slot[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7, 38(9):1937-1942.)
- [5] 吴 云,李应红.等离子体流动控制研究进展与发展展望[J].航空学报,2015,36(2):381-405.
- [6]魏 彪,梁 华,牛中国,等.三角翼微秒脉冲等离子体流动控制的试验研究[J].高电压技术,2016,42
 (3):782-789.
- [7] Sidorenko A A, Budovskiy A D, Maslov A A, et al. Plasma Control of Vortex Flow on a Delta Wing at High Angles of Attack [J]. *Experiments in Fluids*, 2013, 54 (8): 1585-1596.
- [8] Li Jiang, Yang Lei-Lei, Wang Bin, et al. Airflow Control by DBD Actuator over an MDA Airfoil [J].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2014, 42(10): 2820-2821.

- [9] Schatzman D M, Thomas F O. Turbulent Boundary-Layer Separation Control with Singl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Actuators [J]. AIAA Journal, 2010, 48 (8): 1620-1634.
- [10] Kwak D Y, Nelson R C. Vortical Flow Control over Delta Wings with Different Sweep Back Angles Using DBD Plasma Actuators[R]. AIAA 2010-4837.
- [11] 化为卓,李应红,牛中国,等.低速三角翼纳秒脉冲
 等离子体激励实验[J].航空动力学报,2014,29
 (10):2331-2339.
- [12] Roupassov D V, Nikipelov A A, Nudnova M M, et al. Flow Separation Control by Plasma Actuator with Nanosecond Pulsed-Periodic Discharge [J]. AIAA Journal, 2009, 47(1): 168-185.
- [13] Tang, Mengxiao, Wu Yun, Wang Hongyu, et al. Effects of Capacitance on a Plasma Synthetic Jet Actuator with a Conical Cavity [J].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2018, 276: 284-295.
- [14] Leonov S B, Yarantsev D A. Near-Surface Electrical Discharge in Supersonic Airflow: Properties and Flow Control[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08, 24 (6): 1168-1181.
- [15] 甘 甜.脉冲电弧放电等离子体激励器控制激波/附 面层干扰不稳定性实验研究[D].西安:空军工程大 学,2018.
- [16] 唐孟潇.高频阵列式脉冲电弧等离子体激励控制压缩 斜坡激波/附面层干扰研究[D].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2018.
- [17] Zhang Zhibo, Wu Yun, Sun Zhengzhong, et 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ultichannel Discharge Circuit and Multi-Electrode Plasma Synthetic Jet Actuator[J]. 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 2017, 50(16).
- [18] Zhang Zhibo, Wu Yun, Jia Min, et al. The Multichannel Discharge Plasma Synthetic Jet Actuator [J].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2017, 253: 112-117.
- [19] 张志波. 多路放电等离子体合成射流激励器及其控制 激波/附面层干扰的研究[D]. 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2017.
- [20] 李应红,吴 云,梁 华,等.提高抑制流动分离能力的等离子体冲击流动控制原理[J].科学通报,2010,55(31):3060-3068.
- [21] Tang, Mengxiao, Wu Yun, Wang Hongyu,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ransverse Plasma Jet and its Effects on Ramp Induced Separation[J].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 2018, 99: 584-594.
- [22] 张攀峰,刘爱兵,王晋军.非定常等离子激励器诱导 平板边界层的流动结构[J].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2011, 41(4): 482-492.

- [23] Gursul I, Wang Z, Vardaki E. Review of Flow Control Mechanisms of Leading-Edge Vortices [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s, 2007, 43: 246-270.
- [24] Margalit S, Greenblatt D, Seifert A, et al. Delta Wing Stall and Roll Control Using Segmented Piezoelectric Fluidic Actuators [J]. Journal of Aircraft, 2005, 42(3): 698-709.
- [25] Greenblatt D, Kastantin Y, Nayeri C N, et al. Delta-Wing Flow Control Using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Actuators[J]. AIAA Journal, 2008, 46(6): 1554-1560.
- [26] 赵光银,梁 华,李应红,等.纳秒脉冲等离子体激 励控制小后掠三角翼低速绕流试验[J]. 航空学报,

2015, 36(7): 2125-2132.

- [27] 钱翼稷. 空气动力学[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116-132.
- [28] 赵光银. 翼型/三角翼等离子体冲击流动控制机理研 究研究[D]. 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2015.
- [29] 梁 华. 翼型等离子体流动控制研究[D]. 西安:空军 工程大学, 2008.
- [30] Leonov S , Bityurin V , Savischenko N , et al. Influence of Surface Electrical Discharge on Friction of Plate in Subsonic and Transonic Airflow[R]. AIAA 2001-0640.
- [31] Gan T, Wu Y, Sun Z Z, et al.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Controlled by Surface Arc Plasma Actuators[J]. Physics of Fluids, 2018, 30(5).

(编辑:朱立影)